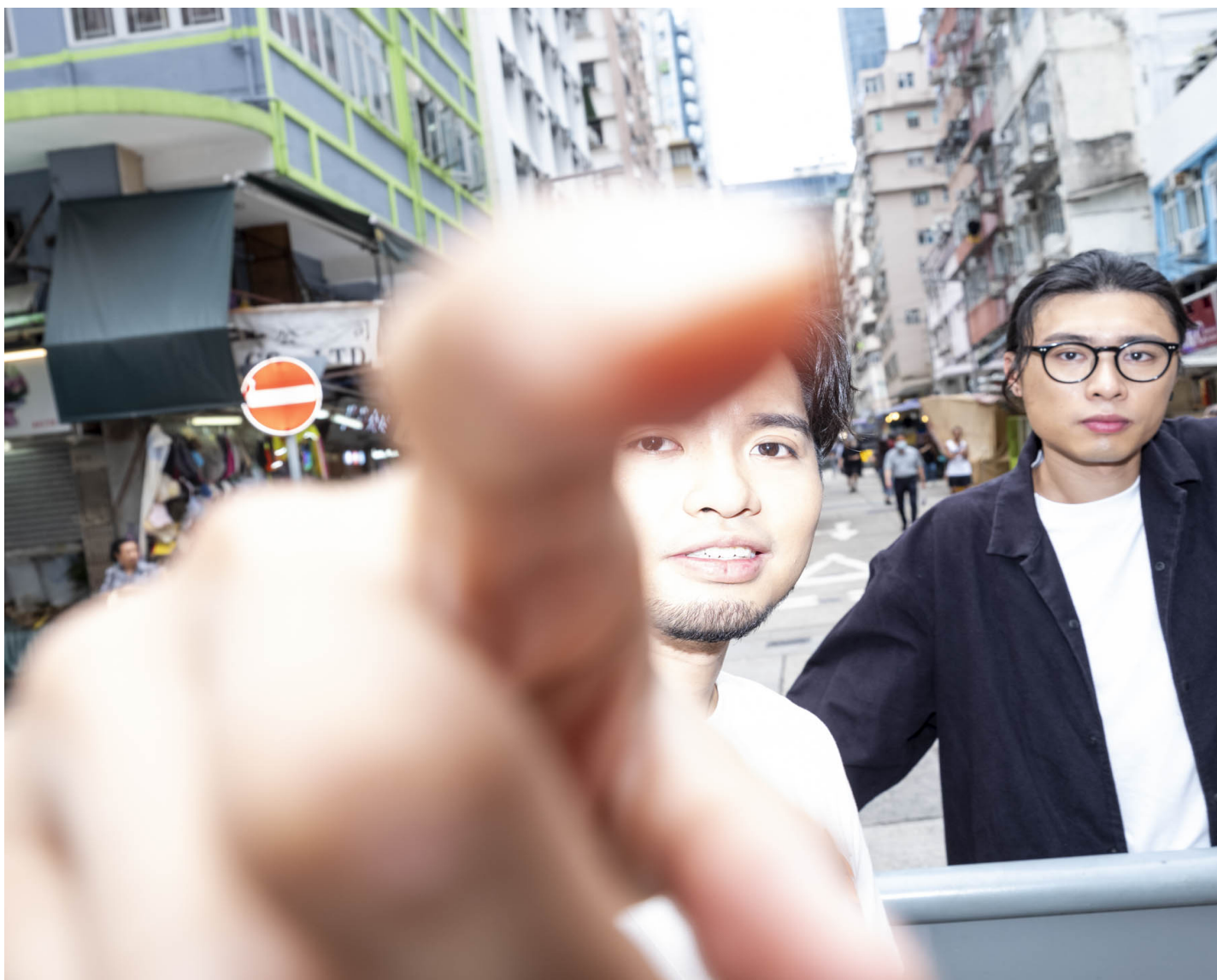


许贤、赞师父：一分钟网片也嫌长的年代，什么令香港观众泪洒戏院？

香港首部真人秀网片剪辑电影，来自常以荒诞、黑色幽默拍社会议题的人气网络频道。这个盛夏，港式本土文化如何前浪推后浪



《公开试当真》监制兼主角许贤、导演赞师父（梁奕豪）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香港纪录片《公开试当真》由七月暑假档上映至今，虽然最抢眼不是票房，但确有口碑和话题性。它是香港首部由网片剪辑的电影，素材来自YouTube频道“试当真”的十集真人秀网片；电影记录高中生应考公开试，也属港片罕见题材。

作为网络影片出产者，“试当真”订阅人数逾53万，是香港人气频道，常以荒诞、黑色幽默拍摄社会议题。上月甚至因一条忍笑比赛片，涉当红男团Mirror成员卢瀚霆（Anson Lo）的MV跳舞片段，触怒歌迷不满偶像被嘲，而发酵成娱乐新闻。试当真对此删片，就搞笑失分寸致歉。不久又爆出《公开试当真》男主角高中生滕毅康（阿康），在超市盗窃被判罚款的新闻，公众大多惊讶，但没演变成对电影反感。

经营频道不易，碰到是非，加上《公开试当真》连月宣传，试当真创始成员、电影监制兼主角之一的许贤，累病了，但还是觉得满肚得著（收获）：“拍纪录片很消耗时间和心力，直接拍成电影再等上映，若最终票房不够好，可能会觉得蚀（亏）了。而拍纪录片系列放在Youtube上，即使观众免费收看，频道也仍可透过其他会员限定片、Patreon等方式来收费，争取一些盈利给创作者继续拍摄。我发觉这样拍片较为健康，纪录片创作者应利用社交平台多些尝试。”

纪录片并不符合当下网民看片的习惯，观众对影片的“即食”甚至与几年前相比也已不同：“以前五分钟片长他们可能觉得短，现在只是一分钟也嫌长。”

试当真创先例将网片变电影，并非早有计划的。《公开试当真》导演赞师父（梁奕豪）说：“去年（十集系列）网片差不多播完，我们才开始去想（其他途径）。那时也有观众留言，说不如试试拍成电影。”电影贴身追踪一位DSE（中学文凭考试，即香港升读大学入门试）考生临急抱佛脚，由备试到放榜的心路历程。

DSE主宰学生能否升读大学，有港式成王败寇的压力，和高考之于大陆、联考/基测之于台湾一样，都可谓集体回忆，甚或集体创伤，被公开试蹂躏过的香港人当都深有共鸣。许贤说：“我在戏院当面看见观众流泪。”



赞师父与许贤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

赞师父与许贤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

许贤与赞师父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试著认真去搞笑

“我们像一间没明言要煮什么的餐厅，有无限座位，任何人都可以来，一边吃，一边猜自己在吃什么。”

屈指试当真也创立近四年了，《公开试当真》上映后，许贤发觉频道能为观众提供情绪出口：“成立频道时我27岁，现在长大了些，才发现我们在社会原来有这个功用。以前我只是有东西想表达，觉得拍法搞笑，就去做。”

不论《公开试当真》这种纪录片的尝试，或试当真经营频道的成功，起步都始于低门槛的网片创作空间。许贤和赞师父也是90后，是看网片、拍网片成长的一代。赞师父笑说，YouTube上仍有一条许贤十多年前拍的片《The war has just begun》，讲班房/教室里的学生要上阵打仗。

那时许贤是面临高考（DSE之前的旧学制公开试）的中生，仅一分钟的无厘头片，寓意考场如战场：“我中六、七就开始用手机拍片，那时已经有种意识，要透过拍片抒发自己的感受。”结果他高考“战败”，自此心生郁结，大学没法入读心仪的经济系，修了会计及金融科，毕业几年后加入网台“CapTV”拍片，及后成为试当真创台成员。

多年前的CapTV，擅拍恶搞片讽刺时弊，许贤说：“到2020年尾试当真成立，几个成员看片各有偏好，但最大的共通点是，我们都想拍drama（剧情片）、想搞笑。要搞笑就要找身边的题材，所以又牵涉到社会发生的事。”

试当真其中一类“短剧”影片，风格众多，常以认真剧情带出幽默，如拍“撩鼻佬”（挖人鼻孔的核酸检测采样员）想疫情长存，能“事业有成”留住太太芳心；又拍台风下开工的的士司机，臭脸背后有丧妻心结等。粉丝会留言拆解笑位，时而推断剧情主旨其实在讲什么。赞师父2022年加入试当真以前，也有看频道短剧，笑指：“觉得有意思，但有些会看不明。”



《公开试当真》阿康及许贤。高先电影提供



《公开试当真》剧照。高先电影提供



《公开试当真》剧照。高先电影提供



《公开试当真》剧照。高先电影提供



《公开试当真》剧照。高先电影提供



《公开试当真》许贤与母亲。高先电影提供

这种好笑但“看不明”，大概也是很多观众的感受。许贤解释，“因为用drama表达，所以不会有话直说。几有趣（很有趣的），我们像一间没明言要煮什么的餐厅，有无限座位，任何人都可以来，一边吃，一边猜自己在吃什么。（但）庆幸大家又喜欢猜，又会互相讨论。”

但他久不久（时不时）也会担心，“当观众少了，就会想，这个人数能否维持‘餐厅’的营运？”经营频道压力大，要创作，也要管理。试当真来到第二年，许贤曾经情绪很差：“不停抱怨，觉得同事做得不够好，也要求自己做得更好。”他甚至想过借口读书进修，暂避频道工作。“结果没有，还是继续做，还找了赞师父加盟。”

那时许贤想在频道既有的短剧、综艺等片种外，尝试拍纪录片。赞师父做过曾在香港盛极一时的网台“[手记电视](#)”的时事专题节目，也曾任香港电台、《立场新闻》等传媒工作，有纪实拍摄经验。试当真关于应考DSE的真人秀网片系列《EA Exam真系惊》、由此剪辑的电影《公开试当真》，后来应运而生，两者均由赞师父执导。

为何许贤想拍纪录片？“我喜欢纪录片能拍下很真实的事情、捕捉很自然的时刻，而那是无法复制的，拍drama甚至要很花功夫才做到‘自然’感。”他最爱Amazon Prime的曼城足球队纪录片系列《All or Nothing：Manchester City》，“看它追踪拍摄曼城教练，原来能令我那么了解他的情绪和各种难处。它令我学习到，纪录片可让观众代入别人的角度思考。”

有种“raw”的感觉

从YouTube与观众累积的关系很特别，“那种距离，像每星期跟朋友见面吃饭，他们会关心你的近况。有时网片拍了摄影师入镜，也没所谓。电影上画则像结婚摆酒，好久不见或不太认识的亲友都会来，是人生大事。”

《公开试当真》带给观众的角度，不只是一位备试大考落后的学生主角阿康，还有因公开试留下多年阴影的许贤。电影记录阿康如何在DSE开考前四个月，尝试力挽狂澜发奋，许贤甚至陪他一起应考，又请补习名师为他补课。最终成绩单上没奇迹，但电影想做的，是“让努力被看见”。

导演赞师父说，二十年前探讨快餐文化的美国话题纪录片《Super Size Me》，是他参考的作品之一。“那是我中学时期第一部看的纪录片，很影响我，导演拍自己连续30天只吃麦当劳，会带来什么变化。到我拍真人骚《EA Exam真系惊》以至电影《公开试当真》，都与那种实验性、体验性的纪录有些相似。”



《公开试当真》导演赞师父（梁奕豪）、监制兼主角许贤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赞师父觉得一般纪录片予人的印象，多是沉重甚至沉闷，“《公开试当真》的一点创新，是延续试当真的风格，尝试用较娱乐向的方式，带出公开试这个公共议题。例如许贤言行上有幽默感，令整部戏不会太沉重，笑中有泪。他为何要推动阿康温习呢？戏中探讨背后原因，亦解开了他的公开试心结。”

香港教育制度恶名昭彰，口说“求学不是求分数”，实况却相反，学生压力巨大，曾是施压型家长的许贤母亲在戏中出镜，坦诚表悔改，是特别真挚感人的一幕。许贤说：“由2015年在CapTV开始，我一直有拍关于公开试的网片。”他形容少时应付公开试，是地狱式军训，“所以这么多年后仍会记住。这个考试制度既有（评核的）效率，又有些残忍，是一件很‘香港’的事。可能我的创伤未至于很严重，但原来真的需要讲出来。我性格偏内向，当年很少跟朋友讲最内在的不开心，储起来太久。今次拍这部戏，讲出来了，感觉好了很多。”

谈公开试创伤，当然是想陪伴同病相怜的学生。电影上映以来做了大量谢票场，赞师父没料到，入场的观众群很广。“不只学生，还有老师，有些分享感受时都哽咽。甚至见过60多岁的长者观众，说没经历过公开试，但看电影也有感触，想起年轻时的自己。”年过六旬的，大概不认识试当真；有社福界人士看戏后大赞，叫团队再拍多一套。

从YouTube走上大银幕，赞师父觉得试当真的位置有些改变：“早几年频道已拍不少社会议题，例如疫情，以嬉笑怒骂或荒诞的drama呈现。这部电影出现后，令我们多了一个实体化的形式和形象，可以不再单靠网片，去做一些与社会相关的事。譬如做电影活动，实体地与不同人见面，表达我们对学生的关心，多于只是拍网片引你一笑。”



《公开试当真》导演赞师父（梁奕豪）、监制兼主角许贤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试当真的精神与创台口号，是“认真试吓，试吓认真”（认真地试试看，试试看认真的）。赞师父说，当初团队做《公开试当真》，旨在“冲击”一下香港电影金像奖。“我们打正旗号用网片拍电影，本来只打算在戏院放映五场，那样符合了参选金像奖资格，便当达标了。”但要弄发行，他们始终外行，后来找了发行公司“高先电影”，电影获高先创办人曾丽芬赏识，还请资深影人张叔平帮忙剪接，结果影片质素和放映规模都提升了。

赞师父坦言网片素材并不完美，“若一开始已决定要剪辑成电影，网片制作一定会做得更好。现在难免有些瑕疵或甩漏，但同时有种raw的感觉，而这种raw放在试当真的作品里，观众又能容纳。”许贤觉得，从YouTube与观众累积的关系很特别，因持续有网片播出，“所以那种距离，像每星期跟朋友见面吃饭，他们会关心你的近况。有时网片拍了摄影师入镜，也没所谓，观众都想知是谁掌镜的。电影上画则像结婚摆酒，好久不见或不太认识的亲友都会来，是人生大事。”

做些没尝试过的：如何应付“快、短、爆”时代

“我见过的士司机在手机看抖音，他不断录、不断录（不断滑），根本没去决定看什么。我开始要接受，人是会这样看片的。”

发行商高先创办人曾丽芬说过，希望每年7月DSE放榜的季节，都可再次把《公开试当真》放映。所以这件许贤口中的“人生大事”，或者日后还有下文；另外试当真数月前还开了新的YouTube频道“拍住先”，专门拍纪录片，赞师父参与执导。

他曾投身传媒界，早几年经历过社会风雨飘摇、传媒相继倒下的日子。2022年赞师父加入试当真时，正是他入职《立场新闻》数月后，公司便停运的失业期。由传媒转移阵地到YouTube，他最想做什么？“最想继续拍一些纪实的东西。幸运的是，试当真和拍住先都有这个空间。”

但他觉得现时纪录片不易做，因拍摄需时，也要有一定片长，才能完整地表达内容，不符合网民看片的习惯。“大家愈来愈追求‘快、短、爆’，那种‘即食’已跟几年前不同，以前片长五分钟他们可能觉得短，现在只是一分钟也嫌长。”



赞师父与许贤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

赞师父与许贤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赞师父与许贤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许贤也说：“我见过的士司机在手机看抖音，他不断碌、不断碌（不断滑），根本没去决定看什么。我开始要接受，人是会这样看片的。”他和赞师父都说，影片超级碎片化，是不能无视的网络潮流，他们要学习接受，同时保持制作有质素的频道影片。

以纪录片频道拍住先为例，近期虽较多客户特约片，不过赞师父对日后方向有些想法：“譬如我可能会拍一条长片，记录一个人考车牌，过程横跨四个月，期间会出一些IG reels，也会在频道出短片，让观众知道我们正在拍什么。而最终完成的长片，就四个月后才出现。”

他希望拍住先的纪录片言之有物，又不失玩味，“未必像（港台时事节目）《铿锵集》般深入，或找权威人士发言。我们反而比较贴地，无论影片的题目沉重与否，都想用娱乐向、大众向的手法拍摄。像拍摄考车牌的题材，都可反映香港驾驶文化，或从不同角度呈现一些社会议题。”

什么拍摄手法也好，什么发片形式也好，网络文化总会后浪推前浪。许贤和赞师父都是三字头，这年纪在Threads上已被嘲是“老人”了。许贤作为试当真创台成员，有怕自己会老吗？

“会否少了一些触觉，不了解年轻人喜欢看什么呢？我的解决方法，是直接找廿岁的年轻人合作，久不久让他们震撼一下自己。他们连说话都很震撼我。现在的年轻人约你见面，在短讯写‘三点见’（三时见），他们不会打中文字‘点’，而会打符号的圆点。这个是我亲身接触他们才知道的。”

他笑：“至于个人的老，我反而觉得以前自己有点讨人厌，不够大体，现在不是衰退，是成熟了。”



《公开试当真》导演赞师父（梁奕豪）、监制兼主角许贤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[#试当真](#) [#香港文化](#) [#纪录片](#)

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，未经[端传媒编辑部](#)授权，请勿转载或复制，否则即为侵权。